

旧唐书

第二函
十六册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上

忠義上

夏侯端

劉威

常達

羅士信

呂子臧

張道源

族子楚金附

李公逸

張善相

李立通

敬君弘

馮立

謝叔方

王義方

成三郎

尹元貞

高歡

子仲舒崔琳附

王同皎

周憬附

蘇安恆

俞文俊

王求禮

燕欽融

郎岌附

安金藏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軻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舍生而取義可也古之德行君子動必由禮守之以仁造次

顛沛不愆于素有若仲由之結纓鉏麇之觸樹紀信之蹈火豫讓之斬衣此所謂殺身成仁臨難不苟者也然受刑一代顧瞻七族不犯難者有終身之利隨市道者獲當世之榮苟非氣義不羣貞剛絕俗安能碎所重之支體徇他人之義哉則由麇信讓之徒君人者常宐血祀況自有其臣乎卽如安金藏剖腹以明皇嗣段秀實挺笏而擊元凶張巡姚閭之守城杲卿眞卿之罵賊又愈於金藏秀實等各見本傳今采夏侯端李愷已下附於此篇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尙書左僕射詳之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祖龍潛時與其結交大業中高祖帥師於河東討捕迺請端爲副時煬帝幸江都盜賊日滋端頗知立象善相人說高祖曰金玉牀搖動此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實沈之次天下方亂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曉察情多猜忍切忌諸李強者先

誅全才旣死明公豈非其次若早爲計則應天福不然者則誅矣
高祖深然其言及義師起端在河東爲吏所捕送于長安囚之高
祖入京城釋之引入臥內與語極歡授祕書監屬李密爲王世充
所破以眾來降關東之地未有所屬端固請往招諭之乃加大將
軍持節爲河南道招慰使至黎陽李勣發兵送之自澶水濟河傳
檄郡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並遣使送款行次譙州會
亳州刺史丁叔則及汴州刺史王要漢並以所部降於世充路遂
隔絕端素得眾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知事必不濟
乃坐澤中盡殺私馬以會軍士因歔歔曰今王師已敗諸處並沒
卿等土壤悉皆從僞特以其事之情未能見委然我奉王命不可
從卿有妻子無效我可斬吾首持歸於賊必獲富貴眾皆流涕
端又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眾士抱持之皆曰公於唐家非有

親屬但以忠義之故不辭於外諸人與公共事經涉艱危豈有害
公而取富貴復與同進潛行五日餒死者十三四又爲賊所擊奔
潰相失者大半端唯與三十餘人東走采生營豆而食之猶持節
與之俱臥起謂眾人曰平生不知外地乃在此中我受國恩所以
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外乎可散投賊猶全性命吾當抱此一節
與之俱殞眾又不去屬李公逸爲唐守杞州聞而勒兵迎館之于
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公逸感端之義獨堅守不下世充遣使
召端解衣遺之禮甚厚仍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吏部尙書端
對其使者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斬我頭將
往見汝何容身苟活而屈於賊乎遂焚其書拔刀斬其所遺衣服
因發路西歸解節旄懷之取竿加刃從閒道得至宜陽初山中險
峻先無蹊徑但冒履榛梗晝夜兼行從者三十二人或墜崖溺水

遇猛獸而死又半其餘至者皆鬢髮禿落形貌枯瘠端馳驛奉見但謝無功殊不自言艱苦高祖憫之復以爲祕書監俄出爲梓州刺史所得料錢皆散施孤寡貞觀元年病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果率眾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禽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亾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全忠節仁果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腳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諡曰忠壯令其子

襲官爵并賜田宅

常達陝人也初仕隋爲鷹揚郎將數從高祖征伐甚蒙親待及義兵起達在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高祖謂達已死令人閱厥求之及達奉見高祖大悅以爲統軍武德初拜隴州刺史時薛舉屢攻之不能克乃遣其將忤士政以數百人僞降達達不之測厚加撫接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而叛牽達以見於舉達詞色抗厲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否達曰正是嫠老嫗何足可識竟釋之有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否荅曰汝逃死奴曠目視之貴怒拔刀將斫達人救之獲免及仁杲平高祖見達謂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劉感常達須載之史策也執忤士政撲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復拜隴州刺史卒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也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來寇齊郡通守張須陀率兵討擊士信年始十四固請自效須陀謂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陳士信怒重著二甲左右雙鞬而上馬須陀壯而從之擊賊灘水之上陳纔列士信馳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略陳賊眾愕然無敢偏者須陀因而奮擊賊眾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輒剗其鼻而懷之及還則驗鼻以表殺賊之多少也須陀甚加歎賞以所乘馬遺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煬帝遣使慰諭之又令畫工寫須陀士信戰陳之圖上于內史及須陀爲李密所殺士信隨裴仁基率眾歸于密署爲總管使統所部隨密擊王世充敗士信躍馬突進身中數矢乃陷於世充軍世充知其驍勇厚禮之與同寢食後世充破李密得密將邴元真等盡拜爲將軍不復專重之士信

恥與爲伍率所部千餘人奔于穀州高祖以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使圖世充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世充千金堡中有大罵之者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因令嬰兒啼噪旣而佯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路俟其開門奮擊大破之殺無遺類世充平擢授絳州總管封剡國公尋從太宗擊劉黑闥於河北有洺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入城據守賊悉眾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經數日城陷爲賊所禽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遂遇害年二十太宗聞而傷惜購得其屍葬之諡曰勇士信初爲裴仁基所禮嘗感其知己之恩及東都平遂以家財收斂葬於北邙又云我死後當葬此墓側及卒果就仁基左而託葬焉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也大業末爲南陽郡丞高祖克京師遣馬元規撫慰山南子臧堅守不下元規遣使諷諭之前後數輩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被殺高祖又遣其壻薛君倩齎手詔諭旨子臧乃爲煬帝發喪成禮而後歸國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時朱粲新敗子臧率所部數千人與元規併力將擊之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禽若更遷延部眾稍集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又不許俄而粲眾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謂元規曰言不見納以至於此老夫今坐公死矣粲果率兵圍之遇霖雨城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郭湛改其

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友人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其夙臥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里高祖舉義召授大將軍府戶曹參軍及平京城遣道源撫慰山東燕趙之地爭來款附高祖下書褒美累封范陽郡公後拜大理卿時何稠士澄有臯家口籍沒仍以賜之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近仁者之心乎皆舍之一無所取尋轉太僕卿後歷相州都督武德七年卒官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歷職九卿身歿曰唯有粟兩碩高祖深異之賜其家帛三百段族子楚金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居也乃俱薦擢第楚金高宗時累遷刑

部侍郎儀鳳年有妖星見楚金上疏極言得失高宗優納賜帛二百段則天臨朝歷位吏部侍郎秋官尚書賜爵南陽侯爲酷吏周興所陷配流嶺表竟卒於徙所著翰苑三十卷神誠三卷並傳於時

李公逸汴梁雍邱人也隋末與族弟善行以義勇爲人所附初歸王世充知其必敗遣閒使請降高祖因以雍邱置杞州拜爲總管封陽夏郡公又以善行爲杞州刺史世充遣其從弟辨率眾攻之公逸遣使請援高祖以其懸隔賊境未出兵公逸乃畱善行居守自入朝請援行至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送于洛陽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世充怒斬之善行竟沒於賊高祖聞而悼惜封其子爲襄邑縣公張善相許州襄城人也大業末爲里長每督縣兵逐小盜爲眾所

附遂據本郡歸於李密密敗以城歸國高祖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數攻之善相頻遣使請救兵既不赴城中糧盡自知必敗謂寮屬曰外當斬吾頭以歸世充眾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後城陷被禽送於世充辭色不撓罵世充極口尋被害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李玄通雍州藍田人仕隋鷹揚郎將義兵入關率所部歸國累除定州總管劉黑闥反叛攻之城陷被禽黑闥重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慰吾當爲諸君一醉遂與樂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劒可借吾刀守者與之及曲終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

閒哉因潰腹而外高祖聞而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儁曾孫也武德中爲驃騎將軍
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立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
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立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
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
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於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
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馮立同州馮翊人也有武藝略涉書記隱太子建成引爲翊衛車
騎將軍託以心膂建成被誅其左右多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
恩而外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立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
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舉太宗數
之曰汝在東宮潛爲閒構阻我骨肉汝舉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

殺傷我將士汝舉二也何以逃死對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當職之日無所顧憚因伏地歔歔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立歸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濟終當以外奉荅未幾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眾太宗聞而嘉歎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爲蠻夷所患由是數怨叛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沒而爲食豈止一盃邪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去在職數年甚有惠政卒於官

謝叔方雍州萬年人也初從巢刺王元吉征討數有戰功元吉奏授屈陘直府左軍騎太宗誅隱太子及元吉于立武門叔方率府兵與馮立合軍拒戰于北闕下殺敬君弘呂世衡太宗兵不振秦府護軍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號哭而遁明日出

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歷遷西伊二州刺史善綏邊鎮胡戎愛而敬之如事嚴父貞觀末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洪廣二州都督永徽中卒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蹇傲獨行初舉明經因詣京師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爲潁上令聞病篤倍道將往焉徒步不前計無所出義方解所乘馬與之不告姓名而去俄授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竟娶徵之姪女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己之言故也轉太子校書無何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爲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爲文曰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己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里

安流靈應如響無作神羞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旣而開霽南渡吉
安蠻俗熬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之禮清歌
吹籥登降有序蠻酋大喜貞觀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兄
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厥還鄉義
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
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
洹水轉雲陽丞擢爲著作佐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
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悅之託
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敕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
重案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義府之辜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
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
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